

黄子明

牛车水，一个平凡中见神奇的地名，承载着百多年的文化记忆，既有步履维艰的岁月痕迹，也满是同声共气的昔日温馨，绝非如今英语惯用的Chinatown所能取代。

牛车水，也不免成了一个品牌标签，无论换上多少新装，都始终是外国旅客前来猎奇的对象。它被赋予的最大功能，更是作为旧时代的一个缩影，供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借以体验华人的传统节庆，或是想象过去平民阶级的生活窘迫。那么，对于长期聚居在牛车水的广东社群来说，这究竟是一份社会的殊荣，还是一种历史的包袱呢？而对于其他籍贯的人士来说，又难道未尝存在一个更广义的牛车水？历史毕竟比任何文化标签都来得复杂，凡是单一的思维，都可能失之偏颇。

流逝的时光，总属于无法追回的国度。能够传承的，是对于族群文化的历史认知，和一份对上几代人生活历程的关怀。而国人既然以牛车水作为华族文化的展示地，又不得不慎重考虑它所传达的信息。我们在述说以前的故事时，再现的不仅仅是个人或集体记忆中的情景，也是我们对历史与文化的态度，对社会的价值观。人们对故事的素材总有所选择，就如决策者对文物与历史遗迹难免有所取舍。

并非所有的文化记忆，都能轻易找到实在的方案，依样画葫芦般的，作为“文化遗产”来保护或传承。但另一个问题是，新一代很容易把Chinatown刻板化，视为尚未融入主流社会的移民生态，或是跟不上潮流的过去式，左看右看，似乎和自己没切身的关系。过去以从事建筑杂活而著称的三水红头巾，固然已成为新加坡建国叙事里，一个刻苦耐劳，默默耕耘的精神象征，但我们总不可能鼓励当今的妇女穿上同样的衣着，再去工地里挑砖头来维持生计。我们又或许不难把过去上茶楼喝早茶的雅兴，尊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甚至可以恢复在茶楼清唱粤曲的表演形式，但要现今的孩子，去欣赏这些传统音乐，恐怕还需要他们在语言文化方面加一点点苦功。

文化的取向，自然离不开身份认同的政治，但若单以政治意识来判定文化艺术，又很容易忽略了生活美学的情趣，还有个人求知与奋进的亲身经验。所以在谈论戏曲文化，饮食文化或城市文化各方面的当儿，本书都尝试去理解文化对个人，对家庭，族群，以至对历史大环境的多重意义。本书的内容，是通过早期报章等文献资料，口述访谈，和参与观察等方法，经三年时间集合而成，主旨在于探讨牛车水作为新加坡一个重要的华人历史街区，自清末时期以来所见证过的时代变迁，以及遗留至今的文化遗产，从而重新审视牛车水在本地华人史里的定位。今年正好是新加坡开埠两百周年，但这里并非刻意打着“去殖民化”的旗帜来说明什么，只希望八零后的年轻一代也能从中多认识过去。

牛车水的戏曲文化，作为书里探索的一大脉络，可以说是顺理成章，因为这一带早期的繁盛，也跟梨春园、大华等戏院的蓬勃是同步发展的。只是随着现代人生活品味和语言习惯的改变，戏曲被放置到一个俗文化的地位，人们不再珍惜戏曲里，寓教育于娱乐的古典故事，也不懂得欣赏唱词所兼备的文学与音乐价值，地方戏曲往往被等同于街戏，视为怀旧的落后表演形式。其实戏曲艺术并非一成不变，

以粤剧为例，“振天声”戏班在清末所表演的，已经是改良戏曲，甚至强调社会进步的思想。

那个时代，正值维新与革命两派华侨之间的矛盾，但毋论政治取向，都是科举制度被废除，现代华校教育开启的新时代，本地报章文学也反映了华人社会早期的一种启蒙运动。那么一个新旧交替，中西并存之际，过了一个世纪，对于本地华社的身份认同问题，仍有不少值得借鉴之处，故而选为书中除了独立初期以外的一大历史焦点。毕竟华校与中文报社，一般也跟“唐人街”的概念密切相关。

这里再稍为解释本书章节的结构与顺序。第一章“楔子”，是给本地百多年前的华人社会环境，提供一个概要的历史背景。第二章，进入正题，先讨论大坡牛车水的地理范围与重要地标，再通过一些文化记忆与口述历史，来再现上一个世纪，牛车水的戏院、街市、会馆、学校等人文景观，以及新加坡建国前后的发展。第三章，通过维新派康有为和革命派孙中山下南洋的事迹，来探讨清末革新思想跟各国列强的关系，同时为接下来的两章留下伏笔：第四章介绍本地清末时期的市民文化、报章文学与方言书写，其中涉及政治笔战的也是设立在牛车水的报社；第五章介绍牛车水一带在晚清时期所设立的戏台、戏园、剧院，还有宣扬革命的振天声戏班来新表演的事迹。第六章，专门讨论本地戏曲在百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与今后的挑战，特别是牛车水的粤剧活动。第七章“尾声”，是模拟徒步游览的格式，再介绍牛车水除了戏曲以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各位读者大可不必把这本书当成一部长剧或连续剧那样，按着顺序从头看到尾，而是可以像享用自助餐或品尝点心那样，先挑自己最感兴趣的题目来看，再慢慢探索其他课题也不迟。由于章与章之间不时有时空上的跳跃，若是顺着来看，也许反倒感觉像一部“后现代”小说了。

这部书的写法，其实也是有点刻意地，介于学术与通俗之间，希望能为广大读者群所接受。在此先行感谢大家的支持，这部拙作毕竟是个人在德国修读文化遗产学博士（2010–2013）以来的第一次著书。主要的研究与撰写工作，是在近两三年进行，并获得新加坡国家文物局的资助；但以学术思想的准备工作而言，也可以说是自五六年前在南洋理工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已开始酝酿。由于自己的博士论文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新加坡的跨文化对话为题目，原本把注意力投入本地的传统表演艺术与跨文化剧场，却没找着一个明确的重心。后来随着接触中华文史的学术研究，逐渐开拓了华人研究、清代俗文学等各方面的个人视野，在机缘巧合与多方赐教之下，就形成了这部书的构思。

本书涉及清末同盟会与东南亚华人的课题，主要是参考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黄贤强副教授的跨域史学视角作为基础依据。而有关本地早期戏院与振天声戏班的资料，则多得独立文史研究者林志强先生的发现。此外，需要感谢的朋友还实在太多，尤其是跟牛车水有渊源，而又欣然接受访问的本地文化界人物，如书法家徐祖染先生和杨昌泰先生，南华小学退休校长冯月桂女士，还有多位粤剧界前辈，以及热心于推广广东文化的各大团体一份子等等，请容留待后记再行一一致谢。

对个人而言，牛车水仿佛是自己背弃了多年的文化故乡。人生绕了一大圈，一直渴望跑到天尽头，去寻求世界大同的某种奥理，不意却慢慢地才意识到，在这全球化的时代，“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还真少不了先正视自身这一方土的往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华族文化，原来就是多元乡音的文化。

2019年10月